

-Punish

海德·斯卡特·馮·蘭徹斯特
諾亞·希門尼斯

門被鎖上了。

最後一個逃脫的機會也已經被掐斷，雖然那自願走進房裡的男人或許根本就沒有後悔的意思，藍髮的男人伸手解開自己的外衣，做工良好的衣物隨著那妖精的動作滑落在柔軟的地毯上，那纖細的腿爬上了柔軟的大床，自顧自己的伸著懶腰展現著自己過於白皙的身體。

那人慵懶的躺在枕頭之間，看著惴惴不安的黑髮大狗。

「諾亞。」海德溫和地笑著，伸手招了招讓對方過來。

被呼喚的狗狗抬起頭看著那白皙的身軀，張了張嘴還是不知道該說些甚麼，最後還是閉上了嘴不破壞眼前的美好，乖乖的走上前單膝跪在那人的一旁，畢竟自己的衣服才因為暈倒而沾染到地上的髒污，不敢太靠上那潔白的床單。

「是……」乖巧的用那雙綠色的眼睛看著對方，乾淨的雙眼有些膽戰心驚，咬著下唇等待對方的下一句話。

海德看著那明明知道自己做錯事卻死也不肯承認的大狗，伸出自己脫去鞋襪後光裸的腳背托著對方的下巴，圓潤飽滿的腳趾輕輕滑過諾亞的喉結。

「知道我為甚麼把你叫來嗎？」

海德看著那委屈巴巴的大狗，他思考著該怎麼懲罰這條蠢的讓他不知該如何是好的狗狗，畢竟這麼可愛的狗狗已經是他的了……

即使是諾亞自己，也不可以把自己弄壞。

「因為我……不承認自己做錯了？」這還算是有自知之明，不過他的眼神有些游移，似乎還是不想承認他所做的事情是錯誤的，諾亞揚起下巴感覺著那光滑的可愛小巧的腳趾，眼前的人怎麼就這麼的美麗呢，雖然此時他完全沒空欣賞眼前的美景。

「但是，就真的……沒錯。」這句話最後兩個字是含糊著說出來的，不敢看著那自己所喜歡的藍色寶石，只看著將視線飄向一旁的櫃子上，就是死撐著那最後的自尊，即使他已經因為緊張而冒了幾滴冷汗下來。

就真的沒錯阿……他就是這麼的嘴硬。

「這樣啊……」海德收回的腳，踩著對方的肩膀將諾亞一腳踢倒在地上。

「卡爾，綁起來。」隨著海德的話語落下，諾亞很快地被按倒在地，雙手被強壯的卡爾反剪在背後給綁了起來，牢固的繩子將諾亞上半身的自由都給奪去，隔著衣服都能感覺到繩索咬著肉的粗糙感。

而緊接著卡爾將諾亞給扔上了床鋪，強迫對方跪在那赤裸的妖精面前。

「諾亞，再說一次？」海德對著那被箝制自由的男人說著，臉上依舊是甜美的笑容，如美麗的花朵開放一樣令人著迷，但話語中彷彿是甚麼最後通牒一般的警告，危險的像是即將奪去他生命的猛獸一般。

被踢倒在地時連來得及反應的時間都沒有，瞬間被身後的金髮侍者綁住了雙手，連同上半身的自由都被奪去，那有些被繩索磨到的皮膚都有些小小的不適，被丟上床鋪那天旋地轉跪在那美麗的身姿前，那赤裸而白皙的美麗讓他情不字禁的紅了耳尖。

「沒錯.....我沒有錯。」即使被這麼對待他依舊嘴硬著那般說詞，像是沒聽見那最後的警告看著那永遠最美的笑容，維持跪姿的姿態不是他不起身，而是那被綁住的姿勢無法好好施力，再加上才剛回復好體力的他也沒甚麼辦法好好行動。

「.....」天啊，怎麼辦才好。

「喔？」藍寶石的眼睛睜了起來，僅剩的光芒如銳利的刀刃劃過諾亞每一處的肌膚，最後，那居高臨下的凡派爾捧著諾亞的臉龐，在那唇瓣上留下一個纏綿溫柔的吻。

「壞孩子.....是要被懲罰的喔。」

.....
.....
...

醫生上身穿著整齊的衣物，被粗糙的繩子給限制了自由，跪在床墊上的下半身卻已經一絲不掛，光滑細小的金屬棒只剩一個小圓珠留在那可憐的馬眼外，一條色彩鮮豔的藍色緞帶妝點在那不停顫抖哭泣的柱身上。

卡爾面無表情的替諾亞換上更加巨大的假陽具，緩慢的將幾乎和諾亞一樣大小的柱狀物緩緩轉圈、推拉，直至完全進到諾亞狹小的入口之中。

而那指使一切發生的男人就這樣看著諾亞在自己的腿間努力著，那雙美麗的綠眼被黑色的眼罩給遮擋住，但即使如此，海德依舊能想像那眼罩下的雙眼是怎樣的令人心癢難耐。

那被填滿的滋味總是讓他無法自拔，繩子摩擦到皮膚的刺痛感反而讓這個被拘束的人感到快樂，被拘束自由連同視物的權力都被剝奪，而下身挺立的慾望究竟被弄成了什麼樣，被堵塞住的感覺讓他釋放的慾望都被制止，諾亞只能不斷的張口服侍著下達命令的人。

舔弄著粗大的柱身即使看不見還是會努力的想讓對方舒服，舌尖舔弄著鈴口含住整個碩大，吞吐著舌頭不斷滑過浮起的青筋，窒息的感覺夾雜著身後不斷進入的填滿，到底要怎麼做才能逃離這無盡的快感。

「嗯！唔.....哈.....好難受.....」諾亞被遮蓋住的眼終於因為受不了這快樂而落下了淚水，看不見任何東西的緊張讓他十分焦慮，但那被填滿的感覺卻讓他矛盾的感到快樂，這可憐的大狗只能不斷的吞吐著妖精的慾望來試著舒緩自己那無法釋放的快樂。

那眼淚浸濕眼罩而產生的水漬讓海德愉快的吐息，他挺腰將灼熱撞進諾亞的嘴中，成功換得了對方疼痛的悶哼，海德溫柔的伸手撫摸著對方的頭髮，輕輕的將那些散亂頭髮梳到那發紅的耳朵後面，纖細的手指輕輕滑過對方的耳朵，感受著那發燙的溫度。

「諾亞，該說甚麼呢？」藍色的蝴蝶輕笑著。

「沒錯……」諾亞吐出口中的柱身，依舊嘴硬的說著自己沒有錯，喘著氣用看不見東西的臉龐面向對方的臉，即使身下的慾望早就因為無法釋放的快樂而硬的不知道怎麼說了，不斷沿著金屬小球不斷滴落的液體讓藍色的緞帶全溼了，身後的穴口也因為那碩大的玩具而撐到極致，紅色的媚肉不斷緊緊咬著玩具像是想吃盡一樣。

「我沒有錯……」伴隨著哭聲的是他有些委屈的聲音，揚起的脖子滑落一滴汗水，那滑落的曲線似是誘人的滑過喉結，肌肉的線條更是隨著抬頭的曲線而明顯，白皙而泛紅的肌膚似是甜膩。

「……」海德面無表情地看著那倔強到極點的人類，他眉頭皺起的抓著那黑色的長髮往後拉扯將自己的慾望從對方嘴中抽出，接著也不管對方那疼痛及疑惑的聲音，鬆開諾亞的長髮後整個人往後退開到他無法碰觸的地方。

海德沒有說話，他是生氣，氣那人類過於的不夠看重自己、氣那人類不重視能夠待在自己身邊的機會。

他就這樣看著諾亞趴在床上，翹著臀部被玩物一次次褻玩的樣貌，那可憐、可愛的樣貌。

「海德先生……？海德先生……？」他有些茫然的趴在那，口中不斷喊著那藍色的妖精，夾雜著甜膩的喘息不斷的喊著，迷茫的眼神被黑色的布料遮住，卻被那不斷湧出的淚水所浸濕，汗水讓那黑色的長髮沾黏在臉上，卻讓他整個人都增添了一種色情，挺翹著臀部那貪心的穴口不斷的吞吐著碩大的玩具。

「哈……不行了……拜託……請勒我，拜託……」諾亞像是無法思考了，上半身整個癱軟在床上，張著嘴不斷的喘著氣，連嚥下口水的閒工夫都沒有了，可以說幸虧那完全陷入快樂之中的綠色眸子被黑布蓋住，圓潤的臀部翹著被玩弄著，只能說他已經完全的被玩弄到神智不清了吧。

海德氣得都快發瘋了，他一把推開了在諾亞身後耕耘的卡爾，伸手將那被諾亞體溫搗的發熱的玩具給抽出丟到一旁，在對方發出不滿的聲音之前就將自己腫脹的巨物給塞入諾亞飢渴的入口，毫不憐香惜玉的狂抽猛送，交合的位置發出難以入耳的拍打聲，兩人的身體因為劇烈的性愛而晃動得厲害。

氣在頭上的凡派爾沒有思考自己的舉動是否正確，他只是憑著自己的本能從身後趴伏上諾亞的背部，雙手用著有如像是擁抱的動作緊緊地掐住諾亞柔軟的頸子。

只是海德那孱弱的雙手怎麼可能留下半分的傷痕，或許連讓被進入的男人感覺到窒息都無法，而且僅僅只是過了一夥，那過於柔弱的身體就承受不住這樣被怒氣支配的動作，海德鬆開掐著對方的手，趴伏在諾亞身上喘著氣，只是那呼吸的聲音有些過於短淺而快速，像是有些喘不過氣一樣。

諾亞似乎是被身後的人那有些令人擔憂的呼吸聲驚嚇到，努力的想回過頭擔心的想知道怎麼了，雖然身體上的快感還是存在著但是那人的安危則是他更加擔心的事情。

「海德先生？您還好嗎？」他像是忘記剛才的爭論只能在一片黑暗中不斷的擔心著背上的海德，但是身上的拘束讓他無法行動，也無法將人從背上抱下來看看到底怎麼了，也無法診治著對方的情況，如果發生甚麼事將是他無法設想的畫面，這個被黑布蓋住半張臉的男人擔心的臉都快白了。

「主人！」卡爾上前將海德輕輕靠在自己的身上，那因為過度呼吸而微微發紅的臉頰讓人擔憂的無法理智，但習慣於海德這樣虛弱身體的卡爾很快地就反應了過來，伸手摘下諾亞的眼罩，一把扯斷了那束縛住對方的繩索，還給了對方自由。

當諾亞重新獲得視野之後，看見的就是躺在卡爾懷中，不斷喘息緊閉著雙眼的藍髮蝴蝶，臉色潮紅的近乎慘白。

那重新看見眼前的畫面時，諾亞瞬間無法在沉浸在那快樂中，充滿焦慮的心臟劇烈的跳了一下，趕緊上前檢查了海德那有些不受控制的呼吸，那雙綠眸充滿了害怕以及一連串的不知名情緒，身為醫生的本能讓他迅速的檢查了對方的身體狀況，確認了沒有任何問題純粹就是普通的過度運動，當然是因為自己的原因，這讓諾亞更是焦躁。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諾亞不斷地道歉著，流著淚不斷的哭泣著，捧著那美麗的臉龐希望自己的溫度能給那人的肌膚，綠眸中都是深深的歉意還有那一絲的.....瘋狂，那忍耐已久的那絲狂氣似乎就這麼被對方這麼挑起，在這護主的狗狗心中埋入了一顆莫名地種子。

「我會聽話的.....我會聽話的.....對不起.....」臉上的表情只是不斷地哭著，半垂的綠眼被淚水霧上，對方看不清那雙眼眸裡到底有甚麼樣的情緒。

劇烈的喘息過後，海德的呼吸也逐漸的平穩了下來，那劇烈跳動心臟隨著對方痛苦的對不起逐漸地從疼痛中恢復了過來。

他有些虛弱的張開藍色的雙眼，看著那綠眼中滿滿的歉意，那一瞬間的瘋狂海德並沒有抓住，只覺得那雙眼裡的色彩，像極了那夜的卡爾。

只是他不曾真正理解那種眼神所代表的意思。

「諾亞.....」海德朝向諾亞伸出手，溫柔地攬著對方，臉上展開一個飄渺美麗的笑容。

「乖，我原諒你.....」

諾亞只是輕輕地抱住那纖弱的身軀，輕輕聞著那甜蜜的香氣，即使他在那夜之後明白了這香氣是怎麼多麼危險才擁有，並且是多麼令人哀傷的事實，那下定決心的心態讓他再次抱得更緊.....不惜一切代價。

「謝謝您.....」那雙眼睛不讓懷中的人看見，那下定決心後充滿瘋狂的承諾嘴角的笑容溫柔的、輕輕地，卻顯得有些怪異，忍耐已久的大狗下定決心後竟然爆發，那雙綠眸看向那站在自己面前的金髮男人，輕輕地點點頭，只是用那雙護主的神情冒似在傳達著些甚麼決心。

「我會永遠聽您的.....請不要離開.....」只是在海德看向自己時，那瘋狂的神情消失無蹤，只剩下那最脆弱的模樣，哭泣而難受的啜泣著。

海德任由那隻大狗擁抱著自己，對方雙眼中的難受的目光太令人心軟.....
他看著對方的眼睛，然後吻了上去。

平時的海德絕對不可能會做這種事，他那有些潔癖的心理讓他不會去親吻不乾淨的嘴，哪怕是寵愛的寵物或是長久服侍著的卡爾都不曾在口交過後得到海德的吻。

但那柔軟的唇瓣確實親吻著諾亞，像是不在意一樣的舔吻，與對方脣齒相交著。

要說為什麼.....那或許是對方眼中的翠綠，迷亂了海德的靈魂吧。

諾亞的淚水停了下來，充滿著光亮而詫異的神情在那雙綠眸中暴露出，但那甜膩美好的親吻讓他不在乎這些事情只是快樂而熱情的回應著這美好的擁吻，交纏的舌頭發出嘖嘖的水聲，像是沒有剛才一樣的懲罰只剩下這美好的獎勵。

「海德先生.....這裡很難受.....」他用那個還被束縛住的柱身輕輕蹭過對方的身軀，因為還未解放的快樂所以那熾熱還是硬挺的翹著，水滴當然還是肆無忌憚的讓那圓潤的頂水潤水潤的，他無辜地看著那雙美麗的藍眸，像是央求著解脫一樣的眼神。

也許再不解放，就連這個乖巧聽話的狗狗也會受不了的吧。

「他看起來好可憐呢.....」海德的手輕輕撫摸著硬到在哭泣的東西，水淋淋的緞帶讓那兇惡的性器看上去還有些可愛的感覺。

凡派爾發出輕柔的笑聲，像是拆禮物一般的拉著緞帶的一角，那拉動的速度緩慢的令人心焦，緊綁著的緞帶隨著海德的動作而散開，那濕漉漉的藍色緞帶就這樣纏在纖細的手指上，那男性的氣味就這樣染上海德白皙的皮膚。

「你說我該怎麼辦呢？」即使解開了那條緞帶海德也沒有要放過諾亞的意思，他伸手輕輕點著那被捂的發熱的小圓球。

手指輕輕捏著那冒出的頂端，緩緩的向外抽出一節就停住了，還過分的輕輕轉動起來。

「哈.....嗯啊！」難受的弓起腰，因那玩弄的感覺十分讓他感到難受而不斷的輕喘出聲，搭在人家身上的手自己握成了拳不斷忍耐著那將人抱緊的姿態，諾亞只能站在那用央求的神情看著對方。

抽出一小節讓那熾熱狠狠的顫抖了一下，不斷湧上想盡撒出的快樂又再次硬生生的被迫堵在裡面，轉動讓那小口感到被堵塞的悶熱，敏感的鈴口被這麼一玩弄，那雙綠眼濛上的水霧讓眸子令人心癢難耐。

「拜託.....拿出去.....嗯哼！讓我.....射出來.....」難受像是哭腔，求饒的聲調但那嘴角帶著的卻是快樂的笑容，這大狗狗敏感的總是能很快的將他踢入情慾的深淵。

「不行。」海德將那和體溫一樣燙的嚇人的玩具重新塞了回去。

「你都還沒受到什麼懲罰就要放過你，哪有這麼好的事呢？」海德親吻著對方揚起的嘴角，那人明明現在過分的情慾與痛苦之中，但是卻快樂的不像是在接受懲罰，更像是在給他獎勵一樣。

這讓海德有些矛盾。

一方面覺得自己還應該給對方一些教訓的懲罰，一方面又覺得自己想要寵這個可愛的孩子。

「而且你看起來很舒服呢.....一點也沒有被懲罰的感覺呢.....」海德故做不滿的說著。

「嗯！」那一瞬間又被塞回去的金屬棒子讓他狠狠地顫抖了一下，明明該是痛苦的感受卻讓他不斷的累積著快感，那哭泣的柱身似乎也反應著主人的心情搖晃了一下，諾亞只是輕輕地舔著海德的脖子，像隻可愛的狗狗一樣對主人撒嬌的模樣。

「沒有……沒有舒服……哈昂！」那張臉上與他說的玩全不相符，充斥著甜膩的快感笑著看著那藍色的寶石，自己的那隻手像是不聽話一般私自揉捏起自己的乳首，像是給予自己快感以及無法釋放的痛苦般。

「拜託……原諒我……讓我舒服……好想射出來」那熱情的灼熱十分配合的抖了一下，那充滿渴求的姿態無法想像這人是那個從沒斬露過這樣色情的諾亞，完完全全沉溺在快樂之中的他只能不斷的央求著眼前的主人能夠讓自己釋放那累積的慾望。

「還說沒有舒服。」海德伸手拍掉了對方玩著自己的手，用那柔軟的手指隔著衣物狠狠地捏著那腫起的突起，另一手則玩弄著深埋在諾亞柱身裡的金屬棒，偶爾抽出後推入，有時候輕輕地轉著。

「想要射也可以喔……」

海德溫柔的聲音在諾亞耳邊響起，他放開了玩弄著對方的雙手，自己向後躺進卡爾的懷中，侍者將對方接在懷中，像是有些忌妒他對諾亞那樣的寵愛，金髮的男人也低下頭銜住對方柔軟的唇瓣，海德安撫著自己那忌妒心過重的僕人，下身卻對諾亞張開了腿。

「啾……你要射在這裡喔……」兩人相吻的地方分開後，那雙美麗的眼睛看著諾亞可憐的模樣，那藍髮的精靈輕聲地笑著。

諾亞他聽從的看著那兩人接吻的模樣，只是看著那美麗的身軀像是崇拜又或是什麼的俯下身，從那白皙的腰際開始輕輕地落下吻，沿著身體的曲線往下落下一點一點的紅花，最終到了那可愛的小洞，還故意含住一下那充滿著慾望的兩顆小球，最後用舌尖開始舔弄著那粉嫩的入口，用自己的嘴巴替海德擴張著。

不斷地用舌尖舔舐著，還模仿著交媾的動作不斷進進出出的，發出一些令人害羞的水聲，最後他抬起頭用手指替那已經被自己逗弄的濕淋淋的穴口二次擴張著，能夠容納住自己這碩大的慾望。

直到那貪心的小口已經不斷地吸允著自己的手指，像是受不了一般的模樣，他才停下擴張的動作，讓那還堵住的慾望抵在入口，他還沒拿出來，似乎是想先讓那美麗的妖精先快樂一陣子再狠狠地盡撒在那美妙的體內吧。

「海德先生……那我就不客氣囉？」他這麼說著，便狠狠的推入進那可愛的穴口之中，不斷的戳弄著那敏感的一處。

那舌頭玩弄著自己的身體，與手指和性器的感覺完全不一樣，柔軟的肉在身體像是某種奇怪的物體刺激著身體敏感的地方，而那種感覺就彷彿自己的身體正被對方細細的品嘗玩弄，直到對方開始用手指替換掉舌頭之後海德才從對方給予的快樂中慢慢地回過神來。

只是那甜膩的呻吟還是不停地從柔軟的雙唇間漏出，不停地刺激的自己前後兩個男人的神經，毫不留情地在他們不多的理智上不斷地點著危險而美好的火。

「進……嗯啊！」身體被直接破開了，過於巨大的物體將身體給快樂的給開拓開來，肉穴美好的反饋給予著進入海德身體的諾亞，又緊、又濕、又溫暖，他包裹著諾亞的柱身一下一下的收縮，像是脈動一般。

海德舒服的扭動著身體，轉頭吻住卡爾的唇瓣，像是不想讓諾亞知道自己的快樂一樣，努力的隱藏著自己那被填滿而快樂到有些失焦的視野，晶瑩的淚珠慢慢地溢出藍寶石的眼睛，那眼中的閃光滿滿的都是愉快與快樂的光芒。

不斷地在裡面耕耘著，忍耐著即將爆發的快樂不斷的在那柔軟的媚肉衝撞著，感受到那不斷吮吸著自己灼熱的快樂，喘著粗氣無法克制的不斷的衝刺，那滾燙的體溫讓諾亞的襯衫早已溼透，緊貼身體暴露著那充滿情色意味的胸脯還有那精瘦的腰身，看著那美麗的妖精似乎有些不滿那掩飾的姿態，不高興似惡狠狠的頂弄進那美妙的媚肉。

「海德先生……海德先生……」諾亞抬起那白皙的雙腿，抬上了自己的肩上，轉頭也親吻著那美麗的小腿，輕咬著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牙印。

另隻手惡趣味似的套弄著那不斷隨著動作搖晃對方的熾熱，濕潤著甜膩的氣氛讓諾亞感到十分的美好，腦海中只剩下他想給予對方快樂以及在那美麗的身子中灌滿了那濁白。

「啊啊！好深！頂到了……嗯！」海德被這樣針對性的玩弄給逼得叫了出聲，他感覺自己的身體幾乎要被兩人弄得騰空，下身掛在對方肩上，讓他整個人從卡爾的懷抱滑落到對方跪坐在床鋪上的雙腿，臀部騰空的被對方頂弄著深觸敏感到極點的位置，那金屬的物體本來是玩弄諾亞的玩具，此時卻成了在體內折磨身體的可怕存在。

海德難受的躺在卡爾的腿上，他抓著侍者試圖安撫他的雙手，手指緊緊地掐著對方的手腕，指甲都嵌在肉裡一樣的用力，被進入快要發瘋的男人就這樣看著自己與諾亞不停地交合，下深被對方全部掌控，就像自己也完全被對方掌控一樣。

那種被他人所控制的感覺卻讓海德打從心裡感覺到興奮。

酥麻的爽快與情慾的快樂從騰空的尾椎一路向電流一般竄上身體每一處敏感的位置，明明平時不會這麼容易達到的高潮，卻在這樣過於色情的性愛中被輕易地推到了高峰。

白濁灑在諾亞的手中、海德的腹部與那精緻的臉蛋上，那雙寶石的雙眼迷離而茫然，彷彿已經失去思考的能力了。

看著那美麗的姿態，諾亞情不自禁地舔了舔唇瓣，睜起了那雙綠色的眼眸掩蓋住裡面濃濃的瘋狂，那濃厚的白濁盡撒在自己的手上，他將手上的那些屬於對方的快樂全數舔食入腹，感受到對方的快樂。

他終於將自己束縛住的慾望抽出，拔出的瞬間那交合的位置發出了一聲波的聲音，像是控訴為何要拔出去一樣的聲音，順從的將自己那堵住快樂的金屬棒子抽出，那濃厚而快樂的慾望就這麼差點在外頭出來，忍住那瘋狂的快樂，再次塞進那早就達到高點的身子內。

「嗯……海德先生……」抽插不到幾下他就再也忍不住那快樂，狠狠的射入那美好的身軀內，濃厚而多量的白濁全數射入了那貪心的後穴之中，忍耐已久而積累的快樂多的沿著柱身滴落在床單上，順從聽著對方要求的諾亞看著這淫糜模樣的海德，嘴角露出的是無盡的愛還有那美好的快樂。

他無法克制那嘴角的笑容，無法忍耐心中濃厚的瘋狂，只是不斷的親吻著肩上的白皙小腿，像是虔誠的信徒，信奉著只屬於自己的神。

這樣瘋狂的性愛之後，海德早就累得說不出話來了，他感受著身體裡滾燙的液體，收縮啃咬著身體裡剛吐出液體的巨物，白色的濁液與腸液就這樣被他的動作沿著兩人交合的位置擠出了一些，沿著兩人的身體緩緩滑落。

海德那失神發楞的大腦已經不知道這到底是在懲罰諾亞還是懲罰自己，唯一能感覺到的就是激情之後那舒服到連思考都停滯的餘韻……

「累……」海德出聲抱怨著，對方親吻著自己小腿的動作讓海德有些癢，但他連踢開對方都不想做了，即使姿勢有些難受、有些累，海德也只想閉上眼睛好好休息一下。

輕輕放下對方被自己摧殘的嬌軟身軀，諾亞只是輕輕笑著，剛才的那抹瘋狂也抹散，只帶著溫柔的笑意，將人抱進了自己懷裡，也因為這連串的動作那還塞在對方體內的柱身也滑出來像是解放了一般軟在那邊。

「我帶您去清洗。」將人公主抱在懷中，溫柔而細膩的動作不讓懷中的人感到不舒服，諾亞走下了床將人帶進了沐浴室，像是對待最珍貴的寶物一般，輕柔而溫和，珍視著那白皙美好的身軀。

直到兩人都乾乾淨淨的洗好了澡，外面那一團混亂的床鋪也早已被收拾好了。

海德被諾亞整個人放到床上，柔軟的床鋪讓那疲累的人兒發出舒服的嘆息，他看著簇擁著這自己的兩個男人，眼中盈滿了笑意的光芒，他沒有自顧自的就這樣睡去，而是伸出手輕輕地拉著兩人一同躺倒在那張大床上。

「你們是我的。」海德霸道的說著。

這兩人是他的，這種事情不容質疑，不需要對方的同意，不需要對方的認可。
他就是這樣的自私，這樣的不可理喻。
這就是海德。

卡爾側躺在床上，看著那自己喜愛的美麗蝴蝶，臉上難得的出現淺淺的微笑。
「是，我是您的。」他落下一個甜蜜的晚安吻。

看著那自己現在最為珍視的寶物，那最深愛的人兒，諾亞只是輕輕地笑著，綠色的眸子中充斥著濃厚的感情，最終他閉上了眼睛，在金髮的男人之後也虔誠的吻向對方，輕輕地淡淡的不帶一絲狹念，只有那濃厚的愛。

「是的，永遠。」

在人類短暫的人生當中，他是那美麗的蝴蝶的寵物、所有品，他將是落入蝴蝶陷阱之中無法自拔的奴僕，深愛著那美麗的翅膀，永遠。

因為我深愛著您。

Fin
